

观点

网络文学评论要有本体意识与批评立场

曹 彬



网络文学带给社会文化生活的影... 而对文学内部的冲击,极重要的一... 文学评论造成了冲击。之所以说“冲击”,是因为网络文学评论表现出相当大的异质性,评论的对象、标准、方法、主体等多有与传统“不合辙”的方面。其中最明显的,首先是评论对象和范畴不同,与传统文学评论以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思潮等为主要对象不同,网络文学的创作生产、传播开发、消费接受等属于生产机制和生态的要素超越具体作家作品,成为评论的重要关注点。其次,伴随对象和范畴的变化,据以开展网络文学评论的理论体系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传统文学评论中的审美标准被裂解,很多传统的评论方法不再适用于网络文学。最后,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特征,网络文学评论的主体增加了大众这一新的批评力量和“跟帖”“本章说”等在线评论形式。

虽然网络文学的新质明显,但传统文学评论的惯性仍在,一些传统文学理论和评论方法被应用到网络文学中,致使出现了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例如,一些行外人凭道听途说的印象,或者只读了几部网文的开头,刷了几部网文改编的剧,就觉得网络文学从语言到叙事水平低下,在缺少文本支撑或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妄下断语,不能公正客观地给予评价。一些评论文章大量调用传播学、符号学、现象学、数字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引经据典,用各种学术概念对被评论的作品或现象等进行解释和评判。这些连被评论作品的作者也不明所以的文章,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还有的文章罩着网络文学的外衣,但只用网络小说为例论证某种理论观点,论点并不在网络文学现场中。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关于网络文学的专业性评论中并不少见——反倒是以“跟帖”形式出现的大众批评更贴合网络文学的实际。

如何有效发挥评论在网络文学作品创作和行业发展中的作用,理论批评界已多有讨论。例如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评论要突破作品阅读、观念认知和评论标准“三道屏障”,马季认为,网络文学组织应致力于建立恰当标准与体系,同时需要有评论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媒体共同来做,让评论进入网络文学的现场等;也有学者说,做网络文学评论的“起步价”是至少要读100部网文作品。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并非全无理由,因为只有“上网”和“在场”才能做好网络文学评论,这在评论界是有共识的。而在评论实践中,仅有这些原则性、方向性的观念显然不够,还要落实到具体的评论活动,特别是评论文章的撰写中,因为无论是传统文学评论还是网络文学评论,最终都是以或长或短的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网络文学评论过程中,以下方面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首先,网络文学评论要有本体意识,要真正以网络文学为评论对象。网络文学虽然是文学、技术和资本多种力量交叉融合形成的文学形态,但在评论过程中,不能泛化评论范围和对象,要将媒介评论、产业评论、社会评论和互联网评论与网络文学评论区分开来。网络文学的评论要围绕其内涵和外延展开,无论是关于网络文学具体作品、IP改编,还是行业生态等,论点都应该在网络文学中,而不是之外。只有从网文出发回到网文的评论才是有效的。那些用作品、现象、特征为例证,为某些与网络文学无多大关系的社会心理、文化产业、媒介文化等理论观点提供论据的方法,不能形成创作生产与评论的有效对话,对于理解网络文学的属性特征、提高创作水平、促进生态向好发展并无多少益处,其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

其次,网络文学评论要“论”也要“评”。文学评论是一种理论活动,不可避免要在“论”上下功夫。在当前关于网络文学的评论中,以“论”为主的占很大比例,即这些文章对作品、现象和行业生态做研究,分析、归纳、总结所呈现出的特征或趋势,或论述某些方面表现出的文化和文学属性特征等。但有些文章对网络文学中现有的一切进行学术分析、给予理论确认,隐隐透出一一种“存在即合理”的前提预设。这固然有助于为网络文学生产机制谋求“合理性”的地位,但无形中把一些缺陷甚至谬误合理化了。例如用“网络性”来指称一切荒诞不经的情节,或者用“表达欲望”来定位刺激读者感官的描写等。文学评论虽然不见得一定比创作高明,但在与生产机制的对话关系中要有助于提升创作的水平。评论不仅要能说清网络文学“是什么”“好在哪”,也要能指出“哪里不好”和“该怎样”。至于创作者和生产方是否理解和接受,则是另一回事,评论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期待。

第三,网络文学评论要有批评立场。评论不仅要以理论为依据,也要呼应社会的价值需求。网络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和商业性一直被反复提及,似乎为了要实现这些目标,写什么都是合理的,从而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文明教化功用。实际上,越是读者众多、影响力大的文学作品,其思想性、艺术性越重要,毕竟只有具备广泛的传播和接受,作品蕴含的价值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网络文学寓教于乐,“乐”是载体,“教”也不可或缺,两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是大众文学本就有的特征。因此,评论要有自己的立场,应当以社会核心价值与集体道德为参照系,立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和人工数码环境所形成的媒介特征,指出网络文学在价值承载、意义传导和艺术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要真正能够“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与此同时,如果能进一步指出改进的方法,则对于提升网络文学作品质量、优化行业生态不无裨益。

文学评论既是理论生产也是创作实践,丰富而又复杂的网络文学现场为评论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而大众评论的兴起无形中消解了“业余”评论与专业评论的区隔。日趋活跃的评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但在当下,对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多于评论实践,理论知识生产强于与创作的对话,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少于观点话题的讨论。由于弱化了与现场和创作对象的关系,评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我们要看到,网络文学有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也有近30年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小传统”,更有与媒介特征、读者愿望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表达范式与美学追求,因此网络文学评论必须走进现场,并讲求一定的规范性。这也是推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设,促进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

新作点评

见证传统文化的现代新生

——评王熠长篇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

□乌兰其木格

21世纪以来,网络文学在通俗文学的接续中自觉地以有情之心和现代之眼观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之,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成为网络文学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这些流溢着中华文化华彩的网络文学既有“硬核”的专业知识的深度书写,又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进而有力地拓展了网络文学的创作空间,提升了网络文学的美学品格。

网络作家王熠的长篇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以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修复和开发为重心,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揭示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面临的境遇。小说通过时代青年郑旭、夏邑、王安之、凌杰等人的命运轨迹和责任担当,讲述了喧嚷巨变时代人们的情感认知和坚守底色。这些人物从繁华都市汇聚到西北边陲,在理想主义的鼓荡下为文化遗产的修复与保护上下奔走,从而延续和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使它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中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鲁迅曾言:“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作为一名生活和工作在甘肃的网络作家,王熠熟悉并热爱着西部大地壮阔雄浑的风景,醉心于边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情风俗,并将其视为写作的富矿。《敦煌:千年飞天舞》经由“地方路径”的写作,挖掘所处的生存环境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经验,并将专业性和学术性知识纳入文学审美的想象共同体之中,作品由此具有地方知识的科普性和殊异性。譬如,“壁画保护本身就是个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的任务,只要石窟对外开放,就连游客在洞窟内呼出的二氧化碳,都会因为潮解壁,而让画中的盐碱加速壁面的酥碱、起甲及颜料粉化,这样壁画的剥落也是必然的。”

小说以忠直的态度直面敦煌文物保护面临的严峻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全景 敦煌研究院吴健摄

情状:一方面是环境对壁画雕塑的多重损毁,另一方面则是贪婪的人对文物的破坏。此外,文物的修复面临着技术性的难题,研究院的王安之虽然知识丰富、技术过硬,但一幅《乾陀婆切利天部众像》的壁画修复工作历时6年之久依然只修复了部分残片,可见文物修复工作的繁难与艰巨。从认知层面来看,《敦煌:千年飞天舞》在很大程度上补全和刷新了我们对敦煌莫高窟的认知,如实地呈现出传统文化的当代遭际。而专业文化知识在网络小说中的运用,增强了这部作品的厚重感,在给读者普及相关专业知识的的同时也能带来新鲜的文化阅读体验。

小说不仅叙写了敦煌文物修复和保存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同时也以睿智的观察描摹出传统文化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所面临的尴尬情状。在小说的第四十六章中,作家以细节化的笔触娓娓讲述了古老的宝卷吟唱在当代被观众弃置和嫌弃的现实。年轻的观众对宝卷的唱腔,故事和演出形式不感兴趣,甚至厌烦它的嘈杂和吵闹。为此,宝卷的非遗传继承人与众多的食客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但老人也明白,传承了几千年的宝卷在后继无人的情状下终会消失。时移世易,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无奈、落寞与孤独,他们以“最后一个”的倔强和孤勇定格在文化历史的深处。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表现传统文化境遇的同时,更多地追问并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激活与传承,在数字化、智能化和多媒体技术的加持下,敦煌的飞天壁画和雕塑被世人所知,飞天舞、飞天手办、纪录片、影视剧改编及其衍生的文旅、文创项目纷纷落地。曾经的敦煌文明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以其雍容、笃定、仁善、慈悲的风骨与气度被世人所知。诚如王安之所

幻想叙事是网络文学创新的突破口

□王玉王

所谓网络文学的创新,指向两个密切相关的维度:其一是网络文学如何在文学史的意义具有区别于以往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想象力与创作范式;其二是网络文学如何以恰切的文学形式表达当下最鲜活的生活经验、知觉与感受。

网络文学区别于此前纯文学、纸媒通俗文学的最直观的表现在于其幻想性。网络文学自诞生以来,孕育了许多幻想性世界:玄幻、修仙、无限流……准确而言,网络文学的幻想性是通过设定叙事的方式实现的: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幻想性,不是传统纸媒科幻的幻想性,不是作为现实的增补或改写而存在的幻想性,而是从故事世界诞生之初,就作为先在的世界法则被内嵌在作品的世界观架构之中的超现实设定。这种设定并非用以点缀现实的局部的、静态的情节或风格元素,而是构成具有能动性 and 生成性的叙事构件。

网络文学真正的创新潜力,或许不在于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范式,而恰恰在于它的幻想性,在于叙事设定。这与网络文学自身的基因直接相关。网络文学诞生于20、21世纪之交的网络空间,在此后的20余年蓬勃发展,这段时间恰逢新媒体技术的商用、民用化飞速发展阶段,特效电影、电子游戏、计算机动画、VR/AR技术等新的媒介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视听奇观,刷新了人们的想象力。21世纪初,各国流行文化都开始大规模创造幻想性世界,比如“哈利·波特”系列、《冰与火之歌》《海贼王》等幻想作品的流行,以及席卷全球的新神话主义浪潮。中国的网络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与全球流行文化的交互影响下诞生和发展的。可以说,幻想文学是网络文学天生的强项。

说到现实主义的叙事范式,已经度过高速发展期,抵达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状态。现实主义表现现实、解释现实的强烈欲望,与当代性话语的扩张密不可分;而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以真理照亮现实的目标则是现代性进步信念的产物。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现代性急速扩张的时代,而是反思现代性、探索另类现代性多重可能的时代。即使在当前中国纯文学创作中,作品也常常通

过叠加各种现代主义手法,或者整合通俗类型小说元素,而非在现实主义内部通过创新来实现文学突破,这样也就遑论本身就对纯文学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较为隔阂的网络文学。

如果要认可幻想文学作为网络文学创新的重要突破口,那么就首先论证一个关键问题,即幻想文学的价值,或者说,幻想文学能否以与现实主义不同的范式和路径,抵达同等程度的现实穿透力?这一问题亦可转换为如下形式:幻想性的文学内容,如何与我们的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关联不是以作家个人天分为契机的偶发关联,而必须是一种叙事范式意义上的整体性关联。

叙事设定恰恰就是网络文学领域沟通现实与叙事的通道。网络文学与作者、读者的现实生活,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最直接、最深刻的联系,体现在设定及对设定的运用之中。在本体论层面上,设定是私人欲望的公共形式,从人类的欲望洪流中汇集、涌现出来,凝结成相对稳定的形态,而作为欲望形式的设定越是深切地关乎人们的生存状态,就越能与更多的人产生共鸣,就越容易流行起来。

例如,不爱吃鲑鱼的《霍格沃兹的和平主义亡灵巫师》,作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同人作品,在延续原作世界观的前提下,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南瓜出生、长大,却在死后复活成为亡灵巫师、入职霍格沃兹的南瓜研究学教师。这一设定使得主人公天然地处在南瓜世界与巫师世界、生与死的交界线上。南瓜与巫师、生与死构成了对仗与互文,南瓜文明与巫师文明恰如生与死一般,存在着自然法则、文化逻辑的根本差异,因而充满隔膜、误解与敌对。主人公面临的所有麻烦几乎都来源于此。经由这个设定,实际上文明的冲突成为故事的主题与主线,而这显然是对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网络空间中舆论场撕裂、社群极化的社会现实的隐喻性再现。当越来越多的人真切地面临社群撕裂的困扰,并产生改变这一现状的欲求,它就会以叙事设定的形式呈现在特定网络文学作品之中。小说主人公对他的学生说:“语言和

感悟的那样:“任何事情的存在和消亡,都是历史的注... 在他生存的方寸之地,就像那位用尽全力拼命让‘宝... 卷’留存于世的老先生一样,让世代流传之物不要断送在自己手里,仅仅这样,已经足够了。”

《敦煌:千年飞天舞》以通透敞亮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的变与常,经过作家的细心体察和用情书写,敦煌文化的前世今生被重铸和镀亮。在追溯的过程中,西部边地的地缘美学密码被缓缓破解,敦煌莫高窟和地域文化在历史的烟尘中渐渐清晰。这些地缘美学密码经过作家的精心剪裁,变成了熠熠闪光的美学意向,并在岁月的淬炼和时间的思辨中,似涓涓细流般汇融于中华文化的主潮之中。

在传统文化精义的持守中,《敦煌:千年飞天舞》同时兼具网络文学的故事性和传奇性,实现了网络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嫁接。小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和开发中融合了都市商战、现代言情和豪门恩怨等情节跌宕颇具“爽”点的类型文学。多样题材和叙事元素的交叉互融,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泛类型化的叙事特色,从而让读者在多重审美体验中,保持阅读的兴味,体悟到别样新奇的艺术美感。

小说中的郑旭是上海旭阳重工集团董事长郑建国的小儿子,他到敦煌创立了灵虚互联网公司,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致力于文物的保护与开发。表面上看,霸道总裁的他含着金汤匙出生,富贵顺遂的生活似乎唾手可得。但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却是亲情的缺失和备受桎梏的人生。他的父亲宛如暴虐的君王,为了家族的商业利益,强迫郑旭与白静缔结婚约;他不理解儿子的事业理想,蛮横地要求郑旭在自家企业任职。日常生活中,他凭借主观臆断判断对错,对儿子动辄打骂。郑旭感受不到父亲的疼爱与理解,只有冰冷的指责和掌控。哥哥郑岩对父亲满怀怨恨,对郑旭也充满敌意,并明里暗里设局陷害他。商战与家庭恩怨错综复杂地扭结在一起,十里洋场的豪富之家亦是冷酷畸形之家。与郑旭的父法之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夏邑的温情之家。夏邑也出生并成长于上海的富商家庭,尽管其父母并不认同她奔赴敦煌并扎根西部的人生抉择,但他们并未粗暴干涉女儿的人生,而是默默地提供物质和情感的支持。在参差对照中,王熠揭示出世俗人生中多样的情感关系和人情世态。作家不愿以理念化和凝滞化的方式塑造人物,而是承认人的内在匮乏和道德瑕疵,比如心系家乡、一心为公的扶贫书记凌杰在情感上对女友慕萍的辜负,而郑岩的冷酷狡黠和白静的黑化报复都有值得同情和理解之处。日常生活和人性中的光与暗、善与恶、情与罪被呈现出来,由此让读者引向对人性和世界的哲理性思考。

《敦煌:千年飞天舞》通过传统文化的挖掘、波谲起伏的情节、幽默活泼的话语、参差对照的美学旨趣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风格和调性的网络文学作品。小说既关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开发,也关乎世情、人性、情感的省思和辩驳。在家国情怀和个体命运的交织叙事中,一个流动时代的礼乐人世氤氲浮现。在远古的孤烟和现代的霓虹下,敦煌的飞天与边地的精魂踏歌而行,昭示并确证着传统文化的现代新生。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沟通,何尝不是一种魔法呢?”这凸显出整部作品的核心立意:在多元社会中坚持一种积极的和平主义,即对异质文化保持善意、主动沟通、积极理解。

在设定的具体运用这一层面上,远瞳的《深海余烬》中有一小段情节,形象体现出设定叙事的审美特性与文学表现力。这段情节讲述幽邃恶魔阿狗与人类少女雪莉共生,在雪莉年幼时照顾她的过程。阿狗对已经长大的雪莉回忆道:

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一个我完全无法理解的……小生物……脆弱得好像随时都可以死掉……

每一天,每一秒,我都在担心这种“死亡”的降临,我不理解你的呼吸,不理解你的心跳,我不明白人类是如何存活的,我甚至在你饿了好几天之后才知道你需要去寻找食物……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随时随地可能因为某种我无法理解的事情死掉,你的呼吸、心跳、血液流动,这些奇怪的现象”在我眼中都是格外脆弱的“临时平衡”,任何一环的终止都会让你离我而去。所以小时候睡醒总是会看到我在你身旁摸索和观察,因为我要检查你的呼吸和心跳,要检查你是不是已经死了。

阿狗对雪莉的担忧,曾经抚养过婴孩的父母都不陌生,特别是“检查呼吸和心跳”这个细节,显然是对真切的生活经验、感受的文学捕捉。但作品对于这种现实经验的表达,却并非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而是以设定叙事的方式实现的。由于阿狗与雪莉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这当然是一个典型的超现实设定——有着完全异质的生理结构和生存方式,而阿狗对人类这一物种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当它承担起养育雪莉的责任时,惶恐和无措被放大到极致,以至于阿狗感到,他对于雪莉随时可能死去的担忧,与对于“向末日跋涉”的恐惧有着同等的分量。一个智慧生命对另一个智慧生命的爱,可以如此沉重、深广,充满忧惧而又无尽浪漫,这是现实人性的光辉在网络文学设定叙事中找到了贴切、极致的表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